

1302



因思文史兼輯



小嶼島上昔日的對台廣播站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於小嶼圖

目 录

炮击金门纪事

- 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 彭德清(1)
澳头“九·二一”惨案 蒋承志(16)

- 陈嘉庚对同安教育的重大贡献 许兴盛(18)
陈嘉庚是同安一中的创办人 杨雀林(34)

- 愿教同胞开慧眼 许兴盛(36)
首创音字元祖卢戆章 王子平(47)

- 同安的小(一)型水库 方一新 李永川(52)

- 中国的第一任大总统杨衢云 费代利 杨炳坤(61)
新加坡现任总统王鼎昌 郭瑞明(66)
大慈善家曾广庇 弘 佧(69)
热心办学李吉成 郭瑞明(73)
民主革命志士郑螺生 郭瑞明(76)
实业家陈期岳 郭瑞明(79)
爱我中华 弘扬汉粹

- 记新加坡同安会馆监察主席李金泉
..... 蒋才培 郭瑞明(81)

| | |
|---------------|------------------|
| 我的九十自寿 | 王秀南(84) |
| 振兴集美学校的感怀 | 王秀南(89) |
| 关于集美学校同安学会的回忆 | 王秀南(92) |
| 集美中学校长王秀南 | 陈少斌(93) |
| | |
| 同安大风吟社兴衰记 | 李博爱 陈常煜(95) |
| 高甲名丑林赐福 | 陈 耕(100) |
| 南音怪杰傅若理 | 陈树硕(102) |
| 南音名师洪德地 | 陈树硕(105) |
| 同安郑氏谱略 | 洪树勋 郑再福(108) |
| 同安杨氏源流概述 | 杨水城(116) |
| 同安张氏源流浅探 | 张资填(121) |
| 同安周氏渊源 | 周仲声(125) |
| | |
| 农谚选摘 | 蒋承志(127) |
| 气象谚语辑录 | 方一新(133) |
| 同安抗日民歌 | 蒋承志(139) |
| 同安童谣采撷 | 洪树勋(144) |
| | |
| 同安朝元观 | 陈金城(147) |
| 马巷城隍庙 | 朱振仲 王根绵(150) |
| 马巷通利庙 | 王根绵(152) |
| 澳头广应宫妈祖 | 蒋秀峰 蒋才培 蒋承志(155) |
| 同安人与锦州妈祖庙 | 蒋福成(157) |
| 里主尊王张巡 | 朱长江(159) |
| 圆峤岩真异大师 | 柯在根(161) |
| 太华岩莲山大人 | 后埔村老人协会(162) |

| | |
|----------------------|--------------------|
| 浦头十八墓公 | 林天传 林家瑞(164) |
| 政协同安县第八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 (165) |
| 编后话 | 林勤石(166) |
| 封面设计 | 何金挺 |
| 封(二)照片 | 何金挺 |
| 封(三)照片 | 林永跟 |

炮击金门纪事

——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

彭德清

编者：本文作者彭德清，1958年任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兼福建基地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组建福建“前指”，参与组织指挥炮击金门作战，指挥海军进行了大小4次海上水面舰艇作战、数十次岸炮炮击，据不完全统计，共击沉蒋舰船5艘，俘水陆战车一辆，击伤蒋军各类舰艇27艘、水陆运输车18辆，毙伤蒋军600余人。炮击金门，历时41天。

彭德清，福建省同安县新店镇彭厝村人。1911年生。1926年参加农民协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参加马巷地区农民抗捐抗税、反土豪劣绅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共青团同安县委组织部长、泉州中心特委书记、晋（江）南（安）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南）靖（平）和（漳）浦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同安县委书记、中共安（溪）同（安）南（安）边区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第二支队政治委员等职。坚持了南下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闽南抗日义勇军独立大队大队长，新四军二支队连指导员，新四军政治部干事、教导总队二

大队教导员、第一团组织股长兼团总支部书记，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第四团政治处主任，苏北指挥部第五团政治委员，苏中军区第三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八团政治委员，第七团政治委员兼团长，苏浙军区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加苏浙地区的三次反顽战役，率部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苏中军区第一师三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师师长，渡江先遣总队第四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军副军长。参加苏中七战七捷、鲁南、枣庄、莱芜、孟良崮、费县、渡江诸战役。1950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同年11月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指挥所部参加第1、第2、第5次战役和金城地区防御作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52年10月回国。1954年起，任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兼福建基地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参与组织指挥了解放一江山岛、炮击金门作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5年起，任交通部副部长、部长，香港招商局董事长，中国航海学会理事长。积极参与领导我国航海事业和远洋船队建设，主编了《中国航海史》和《中国船谱》，填补了我国航海史书的空白。是中共第12、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党的第12、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分别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中共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

1958年盛夏，天气炎热，知了在树上烦人的叫着。晚饭后，我漫步在屋前的小路上，夕阳的余晖沐浴着庭院小径，迎来了阵阵清凉海风，使我觉得经过一天紧张的工作，大脑神经

渐渐地松弛下来，浑身一种轻松感。

我正在等入学通知，再过几天我就要到南京海军学院学习了。公务员匆匆地跑来，说：“陶司令来电话，说他在办公室等你，有要事和你商量。”

我随即往舰队司令部，一进办公室，陶勇司令便说：“老彭，任务来了，你不能去学习了。”我顺便拉了一把椅子坐了下来，陶勇口气坚定地对我说：

“这一次海军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要炮击金门，惩罚蒋军，打击福建金门、马祖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气焰。海军要参战，并把任务交给了我们舰队。”说到此处，略停了一下，继续说：“我们的意见，你对这些地区、海域情况熟悉，还是由你去指挥吧。”他乐呵呵地笑道：“你看我们这些人往后不会有什么仗可打了。”

听陶勇同志说有仗可打，心中不免一阵惊喜，我问：“那我的学习呢？北京海司首长是什么意见？”

“海司首长也是这个意见，学习嘛，等打完这一仗以后再说吧。”事情就这么定下了。陶勇继续说：“因为任务很紧，明天是星期四，北京有飞机来，你就随机飞到北京，星期日可回来。其他的事由我来准备。”谈话到此结束。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睡。索性起床，拉开窗帘，一股清涼空气涌入房间。我在思索飞往北京见海军首长给我任务情景之际，陶勇司令突然打来电话，说是海军的飞机来上海，该机要夜航回京，要我不要坐该机，改乘星期六上海市专机到北京。我想，1939年在江南我就在陶勇的指挥下作战，他事无巨细，对部下对战友体贴入微，真使人感动。

星期六，晴空万里，我上飞机才知道是中央领导李富春同志的专机。飞机一起飞，富春同志便伏案办公，一直到降落北

京机场。中央领导这样珍惜时间、艰苦工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星期一早上，我到海司向周希汉参谋长报到，周参谋长热情接见并作了指示。7月14日，伊拉克发生重大政治变革，封建王朝被推翻，建立了人民共和国。黎巴嫩人民反对夏蒙反动统治正在迅速发展。中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美、英两国为了保持它在中东的各自殖民地利益，美国出动海军航空母舰和庞大舰队，迫近黎巴嫩，悍然出兵镇压革命力量，妄图扼杀中东人民的革命事业。同时美国在亚洲方面企图霸占我国台湾，狂妄地支持金门和马祖一些岛屿的国民党军队，对沿海袭扰破坏，叫嚣反攻大陆，连续组织美蒋海陆空联合演习，策应其对中东的军事侵略。

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对金门炮击，重惩蒋军，打击美帝，声援中东，支援黎巴嫩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福建前线由福州军区叶飞司令员指挥，成立陆海空三军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作战。我海军也要参战。决定在福建前线成立一个“前指”，陶勇任指挥。我也向周参谋长概略地介绍了舰队的一些情况。随后，周便带我去见肖劲光司令员。

肖劲光大将作了指示，他说：“情况周参谋长谈过了吧？”我点了点头，他说：“毛主席最近召集我们开了一个会，要我们海军协同陆军、空军在福建前线打击国民党海上活动，严惩蠢蠢欲动的国民党军队。以海军炮兵打击蒋军的海上战斗舰艇和运输船只，我们的水面舰艇在海岸火力掩护下相机出击。三军联合作战要牢牢掌握海空权，既在政治上打击美蒋的阴谋，又要削弱蒋军的战斗力。打好这仗，也是对中东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我们已经决定海军兵力集中厦门前线，由你去担任海军参战部队的前线指挥员”。

我接受肖司令员交给我的作战任务后，明确了这一仗是在什么样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第二天，海军派专机送我返回上海。我一下飞机，已是下午一点多钟，来机场接我的参谋，驾驶车子风驰电掣般地直驶陶司令的办公室。一见面，他就乐呵呵地问我：“怎么样？任务接下啦！”

我指指我的肚子，说：“我肚子在提意见了！”“噢！你看，急得连饭都忘记吃了，我也没吃，一直在办公室等你。”他立即招呼警卫员把饭菜打到办公室来，我们边谈边吃。我向陶勇汇报了北京之行的情况后，他立即站起来拉着我就走，说要向市委汇报，听听他们的指示。

我们到了上海市委，我把北京之行和肖劲光司令员的话，详细地向柯庆施书记作了汇报。柯庆施听完我的汇报后说：“毛主席这个决心下得好，狠狠揍揍美帝和蒋军嚣张气焰。我们要进行反帝的宣传，请你转告叶飞同志，我们要大张旗鼓地搞一下反对美帝的宣传活动！”

在我们驱车返回舰队的路上，陶勇司令要我立即动身去福建，并语重心长的说：“海军福建前线指挥所，是福建前线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进行协同作战的，我们海军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打好这一仗。”

同时他还说：“美舰和蒋舰要混在一起，仗打起来，我们快艇一出击，美国佬可能会吓跑，如果美舰胆敢向我们开火，那我们就把炮口对准他们，狠狠地揍他们。你知道，美国佬没有什么了不起，在朝鲜战场上我们不是较量过了吗？”接着他吩咐：“你就赶快上火车赶路吧。”

军令如山。我只得抽点空赶回家看看。我回到家里，爱人和小孩都没有看见，就匆匆忙忙地拿了件换洗衣服，直奔火车站。到了车厢里，又赶忙点查同行人数，也顾不上吃晚饭便

倒头睡觉，一觉睡到福建邵武才醒。但火车一进站就不走了，我心里发急，到站长室查原因，正好华东军区空军司令聂凤智同志也在，他也是赶去福州参加作战会议的。

铁路因大雨滂沱，路基损坏，要好几天才能修复，这可怎么办？真急死人！聂凤智给叶飞打了电话，说明了情况。叶答复要耽搁两天。

在福州由叶飞同志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叶飞担任三军总指挥，总指挥部设在厦门。空军设在晋江，海军设在厦门。

我从舰队带来的人员有作战副处长、通讯处长、工程副部长、岸炮科长、情报副处长等若干参谋 10 多人，并吸收厦门水警区司令员参加，组成“前指”，很快就开始工作了。

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察看地形和分析敌情。当时参战的兵力有：巡逻艇炮大队，配备 50 吨级护卫艇 8 艘；登陆艇 2 个中队，配有 25 吨级登陆艇 8 艘；岸炮部队有 8 个连的兵力，配有 130 毫米的岸炮 25 门，100 毫米岸炮 4 门，76.2 毫米岸炮 2 门，共计 35 门岸炮。岸炮部队驻扎在镇海、围头、莲河、厦门等地。海军的岸炮兵力，除水警区属有岸炮阵地外，由北海、南海舰队调 5 个炮连（包括机动炮连），在厦门地区共 12 个岸炮连，组成围头、莲河、镇海、厦门本岛等 4 个岸炮群，主要封锁料罗湾，配合陆军炮师组成的若干炮群，对蒋军岛屿构成环形火力网，覆盖金门全岛。

海上作战兵力，除厦门水警区辖有的舰艇外，海军命东海舰队快艇一支队第一大队，伪装隐蔽地用火车运抵厦门，集结于虎屿基地，以取战术上的突然性。其支队部率两个大队南下三都沃港、三江营隐蔽集结待机和护卫舰六支队一大队 3 艘舰艇，进至温州三都隐蔽待机。猎潜舰大队南下海坛岛和泉州湾隐蔽集结待机。南海舰队一个快艇大队北上东山岛港隐蔽

待机。这些进入福建海域的海上作战力量，统归海军厦门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作战。

海军航空兵 2 个团 53 架飞机，驻扎浙江路桥机场，归福建空军“前指”统一指挥。

我们海军设有 2 个指挥所，白天在云顶岩山上指挥岸炮作战，夜间在厦门基地指挥所，指挥海上作战。整个备战工作要求迅速完成。

金门岛与厦门隔海相望，逢天气晴朗时，更是楚楚在目。金门岛分为大金门和小金门，面积共 130 平方公里左右，处于围头、莲河、厦门、镇海三面包围之中，而且处于我陆炮群和岸炮火力范围之内，这一点对我们作战相当有利。大金门中间地带狭窄，呈马鞍状，东西长，南面马鞍槽处便是料罗湾，是蒋军舰船停泊出入的主要场所，都在我军炮火控制范围之内。

国民党军队以大金门为主要营地，包括小金门、大担、二担、东碇、北碇、虎仔屿、草屿等 9 个岛屿，共驻扎 6 个步兵师，5 个战车营，计 88500 多人，构成陆、海、空立体防御，光 105 毫米的火炮就有 308 门，90 毫米高射炮 32 门，40 毫米高射炮 114 门，轻型战车等 106 辆。这些小岛有这样多的兵力和火力，可算是很强的了。他们仰仗美帝的援助，气焰十分嚣张。

我们的战术手段：集中火力狠揍蒋军，教训美帝。先用航空兵牢牢掌握制空权，进行空中侦察照像，而后集中炮火轰击蒋军指挥部、炮兵阵地、仓库、兵营和料罗湾港舰船等军事目标，达到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

我海军舰艇担负发展海上战场，歼灭进击敌舰。所以海军担负白天岸炮配合陆炮群轰击金门岛，夜间在海上进行阻袭敌舰的独立海战任务。

8 月 23 日上午，福建前线总指挥部对各军种进行了战斗

分工。下午 5 时 30 分，总部发出命令：炮打金门！

万炮齐发，震天撼地，齐向金门开火，把成百上千吨的钢铁直朝敌人阵地上倾泻。

海岸炮兵 149 连和 150 连集中火力对停泊在料罗湾的舰船猛烈炮击；岸炮 107 连、160 连、151 连、108 连对大金门的旧城、鹊山等地蒋军炮火进行压制。

炮击持续了 1 小时 25 分钟，光我岸炮就发射 2600 余发炮弹。国民党金门驻军损失惨重，“金门防卫部”赵家骧中将副司令、“澎湖防卫部”吉星文中将副司令被我击毙，另有 2 名少将受伤。

金门岛上正准备宴请即将前来视察的“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一听炮响，只好散席。

也就是炮打金门那一天，台北市正在大摆宴席，为美军派驻台协防司令斯奈德洗尘，金门岛上一声炮响，宴会不欢而散。

在我炮打金门前，敌“台生”轮（“中”字号登陆艇改装）进入金门料罗湾锚地。24 日 16 时 40 分，敌“中海”号、“美乐”号两艘登陆舰也进入该地区，加上货船、炮艇、猎潜艇等共 10 余艘舰船，经我炮击后，惊恐万分，如丧家之犬，负伤逃窜。

我鱼雷快艇，紧紧抓住这一战机，英勇出击，一举击沉敌船两艘。

8 月 24 日，我们根据敌舰的运动特点，抓住我一炮击，敌舰就会从锚址外逃的战机，鱼雷艇队先机于 23 日夜间秘密航行到镇海湾伪装隐蔽待机。24 日下午，前线总指挥部命令围头海岸炮兵第 105 连和莲河的 149 连炮击停泊在大金门料罗湾的“台生”轮和“中海”号登陆艇。我们待敌舰艇外逃时，则出动鱼雷艇攻击。17 时 27 分，我海岸炮兵两个连开始炮击定向

目标。敌舰船在我猛烈炮击后，大都不同程度中弹仓惶逃跑。18时20分，我指令镇海指挥所出动6艘鱼雷艇，坚决将逃敌舰船击沉。

鱼雷艇中的一大队，第一、第二中队的各3艘，三中队在浯屿和镇海担任后备、警戒以及救生任务。鱼雷艇象闪电般驶经东碇岛时，岛上守敌企图实施炮火阻拦，在我岸炮160连炮火压制下成了哑巴，我鱼雷艇顺利通过。近19时，敌舰惊魂未定，我鱼雷艇雷达发现左边有两艘国民党炮舰向我艇方向移动。鱼雷艇指挥员决心以一中队、二中队分别向“台生”、“中海”号登陆舰攻击，并放烟幕伪装，迷惑敌舰，靠近接触，以便歼敌。

19时12分，敌舰仍未发现我突击群。19时25分，我鱼雷艇二中队占住有利战斗形势，距敌舰很近，迅即向“中海”号发射鱼雷，命中“中海”号。刹时间，“台生”轮也掀起两柱巨大的火光，爆炸声大作，“台生”轮沉没。随后，我鱼雷艇撤出战斗，在返航途中，因175艇主机失灵停航，放了烟幕，指挥艇最后返航时，两艇相撞，175艇沉没，舰长光荣牺牲，水兵大部分被救护回来。

我们估计金门损失惨重，急需补给，就设法打援，达到封锁金门的计划。决定以鱼雷艇第一大队6艘鱼雷艇巡逻，第31大队第1中队的3艘高速炮艇，在海岸炮兵的火力援助下力求歼敌主要目标。

9月1日晚，天气晴朗，皓月当空，海上刮起了五、六级东北风，海面上波涛汹涌。我们的鱼雷快艇、炮舰由虎屿、厦门港启航，分别驶往镇海角外待机作战。

将近21时，我镇海观通站发现目标，我鱼雷艇编队攻击目标“美”字号运输登陆舰，可惜风大浪险，不利于我鱼雷艇作

战，无法靠近敌舰，后敌舰编队又突然改向，加上我岸上雷达判断失误，错把“维源”号炮舰当作运输舰作主要目标，失去了战机。

我鱼雷艇再次寻找战机，接受命令攻打“维源”号，靠近敌舰时，又因我鱼雷艇速度过快，大风浪中难以保持整齐的攻击阵势，造成各自为战的局面，连续发射鱼雷，只轻伤敌舰，让其逃脱。

我艇在撤出战斗中，队形发生混乱，180 艇和 174 艇都中弹负伤，我水兵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自救而安全返回基地。

当时我担负掩护的炮艇中队英勇奋战，揪住敌舰“沱江”号不放，集中火力攻击，37 毫米炮主要攻打敌舰火力和指挥台，我虽有一艘护卫艇中弹，但仍敢打敢拼，最后，“沱江”号机仓中弹起火，人员伤亡惨重，失去了战斗力而沉没。

仗是胜利了，达到了我们预期击沉一敌舰的目的，但开始时对敌情判断失误，使敌舰“维源”舰逃脱。当夜发现敌两舰编队，向金门航行，误判为敌人以炮舰掩护“美”字号运输舰，从马公岛驶来对金门补给。所以海军“前指”决心以高速炮舰中队牵制敌炮舰“沱江”号，掩护鱼雷快艇攻歼运输舰。

仗打起来，才发现“维源”舰也是炮舰。由于情况判断失误，随之战术上也有失误，快艇将鱼雷定深 3 米（打这种炮舰，鱼雷定深一般是 2 米或 2.5 米），加之夜里风浪较大，快艇队过于逼近敌舰，所以鱼雷一发射，从敌舰前后左右和船底穿过爆炸，只擦伤敌舰，把敌舰“维源”号吓得乱逃乱窜，而没有将其击沉。

九月初，肖劲光司令员和张学思副参谋长到福建前线视察。我向首长们汇报了炮击金门的战况，肖劲光笑着对我说：

“你们的功劳和成绩我们已经记下了。打仗嘛，有得有失，这是兵家常事。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总结一定要搞好，以利增强我海上作战的能力。”接着他又说：“这一次战斗比较特殊，是封锁战，在封锁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破坏他们的装备和物资，而不是全歼。蒋介石的后台老板——美国现在已经坐不稳屁股了，还是要蒋介石及其后台老板把金门这个包袱背着。”他又说：“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我们海军可以设法解决。”

肖劲光司令员最后提出要到前线视察。说实在的，一提到这个问题，我心里就犯急。到前线阵地上，敌人打零炮，万一发生意外，我们又怎样向上级交待呢？我知道，肖劲光大将的脾性，他是说一不二的。所以我大着胆子提出建议：这里是战场，到前沿是我应该去的，首长就不要去了吧。明天先上云顶岩指挥所，然后再去天坪山岸炮阵地，这样既看了金门的全貌，也可以看到炮兵战士。

我们这样七说八说，好不容易才说服了首长。第二天上午，我随肖司令员等海军首长上云顶岩指挥所，然后下来到东坪山海岸炮兵阵地。官兵们见到海军首长来了，人人雀跃起来。肖司令员走进岸炮中间哨所，从炮瞄雷达，仔细观察大小金门和料罗湾的情况，边观看边询问，然后到火炮阵地，观看战士操炮表演。最后到营房和战士们交谈，问寒问暖，问伙食情况。

肖司令员看到岸炮连阵地全貌，对这支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威武雄壮的年轻海军表示非常满意，并告诫大家要好好学习，好好练本事，听指挥，打好仗。海军首长亲临前线视察，对我们是个莫大的鼓舞。

战斗在继续，金门向老蒋频频告急，美国也如同置身于云雾之中，摸不清，猜不透，急不可耐地赤膊上阵，展开保护台

湾，占领台湾的架势。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维护我国领海权。同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发表声明，居然声称美国“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台湾和金门、马祖的有关阵地。”

9月6日，我国总理周恩来又发表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美国的侵略行径。”美国政府竟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声明，继续蛮横干涉中国内政。

9月7日，美还派出重型巡洋舰“海纳伦”号为首的编队，增援金门，充当护航角色。金门岛上的敌人胆子又似乎壮了起来，而且“中”字号大型登陆舰和“美”字号登陆舰同时出动搞运输了。敌人将卸货地点改在隐蔽的后湖、厝里山一带，并施放烟幕使我军观察和射击产生困难。我海军“前指”遵循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争取政治上主动，不首先向美国舰船开炮，但又决不放弃打击国民党舰船的作战方针。

当日午夜时分，敌“美”字号等登陆舰2艘，在美国1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的直接护送下，满载兵员和货物进入金门料罗湾，在双打街码头附近抢滩卸货。我当即向“总前指”报告，8日上午，接到命令，乘敌人继续卸货时炮击。

陆海炮群一齐开火猛打。我围头、莲河两个岸炮连，于午后分两个批次猛烈炮击，敌“美”字号中弹3发，受了重伤。当我围头岸炮连接替射击后，敌舰又中弹。稍后，敌“美”字号发生剧烈爆炸，舰体被炸成两段。

美舰看到了这样猛烈炮火越打越近，蒋舰有的中弹爆炸，有的负伤逃跑，也害怕了，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没有了。为了不被我炮击中，便灰溜溜地向后逃跑了。事实教训了他们，中国人民是吓不了的。

9月13日，东碇小孤岛上守敌如坐针毡，恐惧和饥饿已经有20多天，因交通断绝未得到补给，乘夜雾茫茫之际，船只由料罗湾向东移动，被我巡逻于海上炮艇队雷达发现，判断是金门敌军向东输送物资的船只，我艇队指挥下令出击，在迫近东碇时，我发信号迫其投降。敌舰竟发射火力抗拒，我炮艇队即发射猛烈炮火压制敌火力，并将其俘获，原来是敌水陆两用战车，上面血渍斑斑，其人员丢下武器跳海了。

9月19日黄昏，敌“江”字号猎潜舰和炮艇各一艘，冒险从料罗湾驶出，企图给东碇岛一带偷送给养。我得此情报后，海军“前指”命令出动4艘鱼雷艇和2艘护卫舰组成突击群，以海岸炮兵支援，将其击沉或俘获。“前指”并在镇海设指挥所统一指挥。

由于镇海指挥所缺乏机动灵活的组织指挥，加上海上指挥员误失良机，最后只将敌“江”字号猎潜舰击伤。

我军炮击封锁金门，台湾当局忧心忡忡，美国也进退维谷，玩弄阴谋伎俩，要台湾当局放弃其它岛屿，集中兵力，并由美国出兵联防，固守台湾。美蒋矛盾就更大了，充分说明我中央军委采取了留住金门、马祖蒋军，套住美国，通盘解决台、澎、金、马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

10月16日，我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宣布：“从10月1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

我军进入战舰、武器保养，指战员休整阶段。我驱车到围头、莲河、镇海等地检查，官兵都纷纷问我：“首长，怎么不打了，还放他们搞运输，不如把它们全盘端了省事。”

我理解广大官兵的心情，笑着说：“这是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不然就会帮了美国的忙了，美国和蒋介石正在讲条件，